CBETA電子佛典集成

CBETA Chinese Electronic Tripitaka Collection

eBook

J38nB423

石關禪師語錄

清 說　芳桂等編（依駒本印）

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

目次

- 編輯說明
- 章節目次
  - 序
  - 上堂
  - 小參
  - 機緣
  - 贊
    - 釋迦佛讚
    - 彌勒贊
    - 彌陀贊
    - 文殊贊
    - 普賢贊
    - 福嚴老人贊
    - 自題
    - 自贊
  - 拈
  - 頌
    - 世尊拈花
    - 女子出定
    - 臨濟在黃檗喫三頓痛棒
    - 百丈耳聾三日
    - 夾山二十年不舉宗門中事
    - 浮杯凌行婆話
    - 閩王封柑橘問雪峰
    - 產難因緣
    - 高峰枕子落地
    - 破砂盆
    - 丹霞燒木佛
    - 牧牛圖頌
      - 未牧
      - 初調
      - 受制
      - 迴首
      - 馴伏

    - 無礙
    - 任運
    - 相忘
    - 獨炤
    - 雙泯
- 偈
    - 示雲行二首
    - 與天目首座
    - 示法融書記募飯
    - 示徒道模
    - 與元樸維那
    - 與天放書記
    - 與千靈堂主
    - 與古融維那
    - 與石堂書記
    - 與月映西堂
    - 與香嚴西堂
    - 與紹昇知浴
    - 與尼越塵
    - 示超珍居士
    - 示文之居士
    - 示隱凡監院
    - 示公樸居士
    - 四威儀
    - 山居十首
    - 住山歌
- 詩
    - 山居
    - 過訪無學兄不值
    - 宿高菴
    - 還山
    - 石根
    - 竹居
    - 高菴寄友
    - 東坡洗硯池看殘雪
    - 夏日山居
    - 改路
    - 天目道中

        - 秋前一日集湖舫喜三宜禪師與席得齊字
        - 宿眉公頑仙廬
        - 乞食
        - 走馬燈
        - 憶鶴
        - 無錢買書讀
        - 映山紅
        - 殘雪
        - 過文表關主
        - 秋夜
        - 賦得一雨洗天殘暑退
        - 立秋喜晴
        - 過岸梅兄樓頭
        - 夜坐同古笠兄追懷雪大師
        - 紫崖兄監徑山院事賦贈
        - 過大育兄乞臘梅
        - 接得魯居士書
        - 省母
        - 本師主徑山賦呈
        - 坐望江亭
        - 夏臥山樓
        - 同聲海步月
    - 行實
    - 小佛事
- 卷目次
    - 1
- 贊助資訊

編輯說明

- 本電子書以「CBETA 電子佛典集成 Version 2025.R3」為資料來源。
- 漢字呈現以 Unicode 3.0 為基礎，不在此範圍的字則採用組字式表達。
- 梵文悉曇字及蘭札字均採用羅馬轉寫字，如無轉寫字則提供字型圖檔。
- CBETA 對底本所做的修訂用字以紅色字元表示（黑白色系版本則無顏色差別）。
- 若有發現任何問題，歡迎來函 service@cbeta.org 回報。
- 版權所有，歡迎自由流通，但禁止營利使用。

石關禪師語錄序

釋迦文佛以大三昧命其高弟子大龜氏傳之，將以印正一切法門，決定為妙覺之宗極，衣缽相傳無已久矣。至菩提達磨得禪宗妙法，承大龜氏為二十八祖，齎衣缽航海至我國，不遇，隱於嵩山少林寺，以其法傳慧可，六傳而至慧能，天下謂之六祖。六祖深明道本，欲人人自求即其心以返乎道妙，故其示人至直，令人趨之至徑，證之至真，以本性達乎了義，未有舍六祖之道而能至乎此者也。而守章句者猶有非之，以為背經立異。嗟乎！真君廢教固已失之已甚，而背經立異毋乃大謬不然乎？識者憂之。是以高明之家立乎中道以正知見，令天下開示悟入一歸於平等性而浚已。余讀石關禪師語錄，余不能不為之服膺，其大機大用固不能測其涯岸，即地藏誕辰上堂一則語已具不可思議之妙，其言曰：禪外無淨，淨外無禪。一心不亂，便能返妄歸真；一念全提，頓使超凡入聖。禪淨不二，宗教不殊，是真可謂開大機、發大用，顯揚佛祖、拯濟群生，無有過於石關大師者矣。是以永明延壽禪師，禪也，而與淨土同脩，良即此意也。夫不然，是無失文佛傳命大龜氏之意，并無失初祖東渡臨行傳經之旨，余之所以服膺石關也。向上家風不踰此而得之矣。

時康熙庚申秋抄鸚湖陸光旭拜譔

普明石關禪師語錄

嗣法門人芳桂等編錄

上堂

康熙丁未年，師在白洋山受嘉興府嘉、秀二縣護法紳衿請，住普明禪寺。於七月初七日入院。至山門，卓拄杖云：「真如門、解脫門乃至無量百千三昧門，今日總被凌上座打開了也。打開後又作麼生？全身拶入分賓主，振起鴛湖第一山。」拽拄杖便入。

大殿。師云：「三十二相人天仰，八十種好鬼神欽。今日凌上座到此，作麼生相見？」便燒香作禮，云：「禮服君子。」

韋馱殿。云：「法賴汝護，僧賴汝安，誓力弘深，寶杵赫然。」便燒香，云：「付囑猶在。」

伽藍堂。云：「靈山付囑，覿面承當，干城叢席，法苑金湯，永久護持，誓不暫忘。」遂插香。

祖堂。云：「相識滿天下，知心能幾人？阿呵呵！今日還識不肖兒孫麼？」以具打一圓相，便燒香作禮。

方丈。云：「據此室，行此令，一條白棒點鐵成金，一握粗拳煆凡煉聖，任他鐵額銅頭，到此七花八裂。」喝一喝，據座。
當日，護法暨耆宿等請上堂。師至座前拈請，啟云：「此是本郡護法、宰官、居士開佛祖關，騰風雲筆，不遇則尊貴天然，相逢則攢花簇錦，雖家醜固不可外揚，然好事亦瞞人不得，敢煩維那於人天眾前露個消息。」維那宣疏畢，師指法座云：「大座當陽，虛空開口，真獅子兒，善獅子吼。」便陞座。拈香云：「此一瓣香，乾坤最貴，萬象獨尊，爇向爐中，端為祝延今上皇帝萬歲萬萬歲，伏願道超五帝，德冠百王，丕國纘圖，樂昇平於百世，受天休命，永壽考於萬年。此一瓣香，瑞接空中紫氣，祥分劫外優曇，爇向爐中，端為滿朝文武、闔郡護法、宰官，暨本寺開山現前居士、耆宿，伏願人人悟般若心，個個開金剛眼，永為法苑金湯，久作朝廷柱石。此一瓣香，眼不可覷，耳不可聽，鼻不可嗅，舌不可嘗，身不可觸，意不可測，今日第二回拈出，爇向爐中，專伸供養傳臨濟正宗第三十一世，前住黃檗金粟，次住天童徑山，末後示寂福嚴堂上費隱容老和尚，用酬法乳之恩，伏願宗風永振，毫端露華藏之天，祖印重光，鼻索垂逆兒之手。」遂斂衣就座。西堂白椎云：「法筵龍象眾，當觀第一義。」師云：「空劫已前有一句子，盡大地人亙古及今無能舉得，今日還有舉得者麼？不妨請出相見。」問繁不錄。乃云：「薰風吹我出山來，兩岸荷花透水開，煙雨樓頭西祖意，人天圍繞歎奇哉。到者裏，文不加點，凌上座只好證明。雖然如是，也須頂門具眼、肘後懸符底人始承當得。」擊拂子，云：「此一坐具地，乃石晉天福年間有普明禪師於此開山，大興佛事，然此老只牧一頭水牯牛於寺前、寺後，東觸、西觸，棒雨、敲風，水足、草足，有圖、有頌，流布叢林。今觀其圖、讀其頌，則知此老功夫綿密，道眼圓明，所以道場雖經久遠，終非湮滅。昔嘉、隆間，寺屬坵墟，佛歸無相，此道場之名亦幾泯滅，遇我法兄[車*度]轢居士觀圖和，神力，破家私，恢復廢址，頓成巍剎，豈非此禪師道行所感，使後人肝腦墮地而恢復如是耶？今日山僧蒙闔郡宰官護法相延到此，弘揚臨濟宗風，接續曹溪正脈，此亦禪師之道行所感，將此道場轉為鴛湖第一法席。然恢復且置，祝聖開堂一句作麼生道？」卓拄杖，云：「棒頭有眼無私照，萬世謳歌誦　聖明。」復卓拄杖，下座。
地藏誕辰，月湖朱居士請上堂。師舉拂子，云：「地藏菩薩來也，在山僧拂子頭上放大光明、轉大法輪，弘揚三玄三要，有賓、有主，有照、有用，有縱、有奪，有殺、有活。還見麼？其或未然，山僧別為舉揚去也。今此普明重興於明巖大師淨土法門，巖乃幻也禪師之子，幻也得法於笑祖，則知巖亦臨濟後裔。其不行臨濟宗

風、別開淨土一門者，乃厚防狂慧、巧接三根之意也。然則，禪中有淨，淨中有禪；禪外無淨，淨外無禪。故一心不亂，便能返妄歸真；一念全提，頓使超凡入聖。是以，禪淨不二，興梵剎於草莽之中；宗教非殊，復規模於坵墟之地。大凡知識出現於世，無非顯大機、發大用，開大爐韝、奮大鉗鎚，打開生死牢關、掃蕩聖凡窠窟，顯揚佛祖、拯濟群迷。」拈拄杖，云：「還會麼？禪淨總收歸向上，家風整起舊時來。」下座。

結制，上堂。云：「開大爐韝，奮大鉗錘，還有不受煆煉者麼？不妨請出相見。」問：「撾鼓陞堂即不問，驀面相逢時如何？」師云：「與汝腦後一鎚。」進云：「大冶紅爐，烹佛煉祖，或有箇不受鉗錘底到來，以何接待？」師云：「且照顧者一鎚。」進云：「金鐘敲出峰頭月，玉笛吹歸海上風。」師云：「閑言語。」乃以拂子打圓相，云：「大圓鏡內凡聖交參，鴛水灘頭象龍獨步，到者裏無言可對、無理可伸、無道可修、無制可結，只因威音那畔有個無鼻孔阿師，遺下個沒量鉗錘，鞭象撻龍、煆凡煉聖，今日將錯就錯，依樣畫模，直得玲瓏露柱、懵懂燈籠，利智張三、鈍根李四，到者裡用盡伎倆掙扎不得，於掙扎不得處銅墻鐵壁冷地掀翻。阿呵呵，好大哥，那時節，真慶快，風流不在著衣多，不是一番寒徹骨，爭得梅花撲鼻何？」卓拄杖一下，喝一喝，下座。

冬至，上堂。師拈拄杖，云：「棒喝縱橫，須是作家戰將；主賓問答，不妨本分提持。還有恁麼人麼？」問：「弘開爐韝，煆煉賢才，忽有個無鼻孔底出來，又如何煆煉？」師便棒，進云：「棒頭喝下翻身去，直入千峰與萬峰。」師云：「五色索未斷。」進云：「何故壓良為賤？」師云：「秤尺在手。」僧喝，師云：「者一喝落在甚麼處？」僧又喝，師云：「三喝、四喝又作麼生？」進云：「只得禮拜去也。」師云：「吽！吽！」問：「慈明冬至挂榜，魯史他國書雲。挂榜即不問，書雲意若何？」師云：「石頭生暖氣。」進云：「意氣不從天地得，英雄豈逐四時催？為甚一陽來復，萬物咸生？」師云：「不妨鼻孔撩天。」進云：「繡女宮中日長一線，未審水牯牛鼻孔長多少？」師云：「與山僧拄杖子一般。」進云：「恁麼則蓋天蓋地去也。」師云：「猛虎不咬石麒麟。」進云：「應時及節一句作麼生道？」師云：「九曲黃河凍到底。」乃云：「天不言而四時行，地不言而萬物成，日月不言而往來自明，至道不言而人心自平，纔見秋風黃葉落，而今又見一陽生。」以拂子畫一畫，云：「雪後始知松柏操，事難方見丈夫心，朔風有意梅梢蕊，煖氣無心地裡冰。」喝一喝，下座。

尼法量禪人領眾設齋，請上堂。問：「拄杖抽條，瓦礫生光，阿誰證明？」師云：「再進一句來。」進云：「更須答話始得。」師

云：「還不會麼？」進云：「香煙穿鼻孔，龜毛栽眼睛，此意如何？」師云：「描不成，畫不就。」進云：「只如施主遠來，設齋請法，有何祥瑞？」師云：「白苧村中紫氣高。」進云：「與麼則將得金獅子，換卻玉麒麟。」師云：「賴汝証明。」進云：「者是居士分上事，衲僧分上又作麼生？」師便打。進云：「畢竟如何？」師便喝。進云：「可謂一句無私語，無人和得齊。」師云：「果然。」乃拈拂，云：「自謂今生老白洋，拖犁拽耙笑諸方，翻然與麼隨流去，鴛水湖頭建法幢。今日現前大眾不嫌普明冷落，不道山僧德薄，朝參暮扣，共扶將墜之叢林；擦褲磨褌，勤求佛祖之玅道。然佛祖有甚麼道？大眾還見麼？蓋道非青黃赤白，有眼莫能見；非長短方圓，有足不能趨；非知與無知，有識不能識。畢竟喚甚麼作道？」卓拄杖，云：「會麼？今日法量禪人領眾設齋，請山僧上堂。」便下座。

上堂。問：「棒喝交參即不問，如何是第一義？」師便打。進云：「開口成雙橛，楊眉落二三，請師向未問已前答話。」師云：「者喫棒漢。」進云：「利劍拂開天地靜，霜刀纔舉斗牛寒。」師云：「照顧命根。」乃云：「興龍橋畔正令全提，鳳翥洲前揚聲大叫，叫道：『達磨九年面壁，萬事無能；二祖斷臂覓心，一無所曉；三祖達罪性空，不是宗門牙爪；四祖橫按牛頭，多虛少實；五祖栽松再來，不識本分；六祖雖傳衣缽，不知行腳事。今日長老出來，不知說個甚麼？』山僧向伊道：『燈籠跳上梵天，露柱驀過東海。』大眾！還信得及麼？其或未然，山僧更為拈出：今朝仲冬月日，為眾說法登臺，若問西來祖意，普請托缽化柴。」下座。

上堂。問：「宗開濟牝，法振鴛湖，萬派逆流，一言截斷。不涉古今一句，請師速道。」師云：「八八六十四。」進云：「棒喝交馳，紅爐點雪，秖如隔江招手，橫趨而去，又作麼生？」師云：「落二落三。」問：「世尊未離兜率，已降王宮；未出母胎，度人已畢。為甚又說三乘五教？」師云：「仙人愛喫胡麻飯。」乃云：「一真不昧，句句朝宗；萬象不殊，頭頭合轍。昔德山一日因飯遲，托缽下堂，饑火所逼，雪峰云：『鐘未鳴，鼓未響，托缽向甚處去？』忍俊不禁。山低頭歸方丈，理長則就。巖頭云：『未會末後句。』平地風波。山喚巖問云：『不肯老僧那？』將蝦釣鱉。巖頭密啟其意，今日瞞普明不得。來日上堂，果與尋常不同，真個那？巖撫掌云：『且喜者老漢已會末後句。』三頭六臂。『雖然，只得三年活。』滿口含霜。眾禪德！山僧如此下語，亦能迷卻天下人，亦能悟卻天下人，迷悟若能俱坐斷，將軍拔劍攪龍門。且道今日說戒傳衣一句作麼生道？著衣喫飯豈尋常？今古何妨再舉揚？祖祖共傳無底缽，生生世世永馨香。」卓拄杖，下座。

元旦，上堂。云：「天開子，地闢丑，人生寅，日居月諸，亙古彌今，陰陽消長，臘去春臨，三百六十日，今日又重新，李四賀張三，盲龜值跛鱉，冷地相呼作揖頻，十分喜氣動眉睫，更有石女吹笙、木人起舞，堪笑王老師不打鹽官鼓，三十三天撲帝鐘，最是雲門道個普。忽有問：『如何是新年頭佛法？』則向伊道：『兔角龜毛呈舊面，乾坤萬象盡增輝。』」卓拄杖，下座。

解制，上堂。云：「摩竭提國去此不遠，覺城東際只在目前。善財五十三參，撥火覓漚；釋迦三百餘會，泥裡洗塊。淨明杜口於毘耶，支離太甚；達磨面壁於少室，妄想更多。臨濟喝、德山棒，虛空釘橛；道吾笏、雪峰毬，平地干戈。總不恁麼時如何？」良久，云：「春風開闢普明門，吹出梅花香遠村，要見堂前空落落，請看瓢笠雪紛紛。雖然如是……」以拂子打圓相，云：「還有跳得者個出底麼？」有僧出，云：「十方無壁落，四面亦無門，未審和尚作麼生解？」師便喝，進云：「解了也。」師云：「即當漢又恁麼去也。」卓拄杖，下座。

結制，上堂。問：「開爐大地總紛紛，毒辣鉗鎚讓普明，煆聖鎔凡即不問，那邊底事作麼生？」師云：「許汝能吞鐵蒺藜。」進云：「猶是這邊事。」師云：「如何是那邊事？」僧便喝，師云：「再喝喝看。」進云：「是何言歟？」師便棒。問：「樹凋葉落，全彰古佛家風；雨霽風晴，洞徹普賢境界。西來玅旨，遍界全彰，結制開爐，一場特地。」師打，云：「卻被闍黎帶累。」進云：「棒頭有眼明如日。」師云：「為甚不會？」僧頂坐具，遶一匝，師云：「醜。」僧舉坐具，云：「轉得這重關捩子，凡聖齊教立下風。」師便打，乃云：「去年纔挂錫，今歲又開爐，佛法無多子，相看奈若何？豈不見古人道：『向上一著，千聖不傳。超生死迷悟之門，絕聖凡證修之路。』是以，黃面老子纔出母胎，便指天指地，云：『唯我獨尊。』於此見得，則天然尊貴，本自現成。其後，雲門忍俊不禁，亦是掉棒打月；瑯琊因邪打正，未免捏目生花。在普明則隨處作主，遇緣即宗去也。」握拄杖，云：「要識真金火裡看，千鎚百擊始知堅，換骨奪胎些子藥，頓見風流徹大千。」卓拄杖，下座。

朱遇菴居士請上堂。問：「今朝臘月一，四眾雲臻畢，覿面無私句，請師試拈出。」師云：「鐵棒擊寒冰。」進云：「猶費唇舌在。」師云：「你又作麼生？」僧呈起坐具，顧視左右，師云：「笑倒傍觀。」進云：「子期時不遇，誰識伯牙心？」師便打。進云：「問玄答妙則且止，只如昔日甘贄行者入南泉設粥、王老師打破鍋子，今日遇菴居士入普明設齋，未審和尚作何去就？」師打，云：「劈破你腦門。」進云：「恁麼則雲收雨霽天長闊，一對鴛鴦

畫不成。」師云：「一任卜度。」問：「森森庭柏，趙老機關；嫋嫋爐煙，普明作用。祖意西來即不問，香嚴上樹意如何？」師云：「剔起眉毛向上看。」進云：「只如虎頭上座還具眼也無？」師云：「知音之外有誰知？」進云：「恁麼則香嚴老子被虎頭上座捉敗了也。」師云：「你噇？」進云：「者老漢亦被某甲捉敗了也。」師便打。進云：「直下棒頭開正眼，當堂點出玉麒麟。」師云：「猶是死貨。」僧作舞，云：「搖頭擺尾去也。」師云：「轉見不堪。」乃云：「金烏東升，玉兔西墜，老胡不會，面壁瞌睡。懶殘終日無拘，布袋常年落魄，打失鼻孔，業識茫茫。凌上座一味放憨，撞入普明寺裡，全無消息。堪笑沒米沒柴，也要安禪打七，不提祖意西來，用盡平生氣力。如此，者孟八郎不堪燒火掃地，伶俐衲僧到這裡討甚巴鼻？今日遇菴居士好沒來由，入山設齋，請山僧說個第一義諦。且道：這第一義諦向甚麼處開口？」驀豎拂，云：「向這裡薦取。」下座。

冬至，上堂。問：「群陰剝盡轉微陽，葭管飛灰日影長，伐鼓陞堂則不問，應時及節請宣揚。」師云：「石頭睡夢裡。」進云：「及盡去也，滴水滴凍，放通一線，枯木糝花，且道是甚麼人分上事？」師云：「海底火燒冰。」進云：「慈明挂榜，勘聖驗凡，洞山掇桌，驅耕奪食，普明今日又作麼生施設？」師云：「前村深雪裡，更有好商量。」進云：「幾不問過。」師打，云：「也少不得這一棒。」乃云：「天無門，地無戶，九九陽生第一爻，數到寒食一百五，迷者歷劫迷，悟者一時悟，甜瓜徹蒂甜，苦瓜連根苦，何事諸方學道人，利名兩字磨千古，一念無生徹本元，截斷去來寒暑路。」豎起拄杖，云：「獨有者個不遷移，翻轉面皮超佛祖。」舉：「法華會上龍女獻珠，世尊納受，即往南方無垢世界，坐寶蓮華成等正覺。大眾！且道這龍女有甚伎倆成佛如此迅速？請下語看。」眾無對，遂卓拄杖，云：「不是一番寒徹骨，怎得梅花噴鼻香？」下座。

解制，上堂。問：「一冬賓主風雲會，奪鼓攙旗意不餘，三五良宵驚制滿，請垂一語定分拏。」師云：「山門八字開。」進云：「恁麼則殺活機權歸掌握，收來放去不由人。」師云：「春到梅花遍地香。」進云：「昔日三聖問雪峰：『透網金鱗以何為食？』峰云：『待汝出網來向汝道。』意旨如何？」師云：「舌頭拖地。」進云：「三聖道：『一千五百人善知識，話頭也不識。』峰云：『住持事繁。』又作麼生？」師云：「滿口含霜。」進云：「今日設問和尚：『透網金鱗以何為食？』又且如何抵對？」師打，云：「你且領取這一棒。」進云：「老老大大，話頭也不識。」師云：「山僧聽事不真。」進云：「不是平原能愛客，爭容毛遂露囊錐？」師

云：「詐明頭。」乃云：「那管禪堂止靜牌，玉關金鎖頓敲開，半肩瓢笠春風暖，天上人間任去來。是則是，有佛處不得住，無佛處急走過，仰面莫見天，低頭莫見地，三千里外賓主全提，八萬門中生死斷絕。摘揚花，摘揚花，鐵蛇驚出草，頭戴雀兒窠。」擲拄杖，下座。

結制，圓昷知浴領眾請上堂。問：「豎拂拈椎即不問，紅爐點雪是如何？」師云：「七花八裂。」進云：「設有銅頭鐵額漢來，又如何抵對？」師云：「朝打三千，暮打八百。」進云：「恁麼則師子窟中無異獸，象王行處絕狐蹤。」師云：「今日安你做西堂。」進云：「大眾證明」。師云：「也須珍重。」僧禮拜，云：「光前耀後去也。」問：「今日選佛場，聚眾學無為，如何是無為底句？」師云：「八八六十四。」僧便喝，師便打，僧禮拜歸位，乃云：「挂錫普明來，冬制經三結，柴米任他無，只要人人徹。自家冷暖自家知，各人生死各人切，百萬雄兵八面圍，拚此一條窮命敵。剔起眉毛仔細看，不是心兮不是佛，金剛寶劍蒲空揮，大冶紅爐無鈍鐵。鐵壁銀山頓豁開，世界翻成一片雪，若人恁麼便分明，笑殺山僧多饒舌。」下座。

朱寧宇、張瑞昇居士領眾請上堂。問：「頭頭應現，物物如然，撒手懸崖，那邊底人為甚麼不居正位？」師云：「問取露柱。」進云：「學人坐斷乾坤去也。」拂袖便出。師云：「弄虛頭漢。」乃云：「佛法無多子，只要識取自己去。識得自己，便識三世諸佛、歷代祖師、天下老和尚根源去。百千法門、百千三昧、無量妙義，總於一毫頭上了卻。譬如百千眾流歸於大海，皆同一味；又如然百千億燈，燈點雖殊，其光不別。諸人日用萬般，惟此一心，更無他物。」拈拂子擊一下，云：「只今便好猛提取，莫待天明失卻雞。今日寧宇、瑞昇居士領眾入山，設齋請法一句，大眾試道看。」眾無語。喝一喝，云：「山前麥未熟，廬陵米價高。衲僧如不會，滴水也難消。」卓杖，下座。

監院禪初領眾請上堂。云：「佛佛授手，祖祖相傳，西天四七，東土二三，從上來事，只在目前。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禪，不是道，懷州牛喫禾，益州馬腹脹，天下覓醫人，炙豬在膊上。這個語話，大似將五彩描畫虛空。雲門扇子[跳-兆+孛]跳上三十三天，觸著帝釋鼻孔，東海鯉魚打一棒，雨似盆傾，何異掉棒打月？從上老古錐，談玄說玅，說性說心，豎指擎拳，揚眉瞬目，總是為蛇畫足。」卓拄杖，云：「善言言者，言所不能言；善跡跡者，跡所不能跡。山僧到者裡，未免口似匾擔、眼似流星，高挂缽囊、橫眠柱杖去也。忽然院主出來道：『請和尚上堂說法，以謝檀那供養。』

山僧喝一喝，云：『會麼？打麵還他州土麥，唱歌須是帝鄉人。』」下座。

師誕辰，戒子德奇請上堂。云：「緣生無象，亙古亙今，獨立無依，不變不易。有時白洋峰頂[竺-二+欺]土揚塵，有時雙徑山頭吟風弄月，今則於普明橋畔和泥合水、拽耙牽犁。然則洞山道：『若以揚眉瞬目、豎指擎拳、聲欬咳嗽，是廚中拭缽帛；道甚麼會也無？是衲僧破草鞋；這瞎漢、這漆桶，是弄精魂鬼；總與麼、總不與麼，是東司頭廁籌子。』山僧總不似者老漢狼藉。」拈拄杖卓一下，云：「未悟直須悟，到家須問路，脫卻鶻臭衫，十方俱顯露。今日德音上座設齋與山僧祝慶。」驀豎拂子，云：「且道這個幾時生日？」乃擲下，云：「撲落非他物，縱橫不是塵，山河及大地，全露法王身。」下座。

元旦，祝聖畢，乃云：「盡十方世界是須彌燈王寶座，盡十方世界是金剛無量壽道場，山河大地常轉法輪，日月星辰闡揚佛事，澄澄光彩洞徹十虛，蕩蕩真慈包含萬有，統攝無邊剎海，曠達十世古今，不可以識識、不可以智知、不可以稱量、不可以希冀，以此祝聖人壽，壽同天地，資聖人福，福等山河，山僧今日錦上鋪花去也。」卓拄杖，云：「爇片旃檀頻稽首，咸新萬物頌豐年。」下座。

周純宇、曹仰虹居士請上堂。問云：「去聖時遙，法幢難建，法道難行。近日師僧打點一二轉問頭，問古、問今、問佛、問法，乃不知自己落處，有甚相干。昔華嚴禪師示眾云：『若是臨濟、德山、高亭、大愚、鳥窠、船子下兒孫，不用如何若何，便請單刀直入。』時守廓侍者出眾便喝，嚴亦喝，廓又喝，嚴又喝，廓禮拜起，以手指嚴云：『且看這老漢今日一場敗闕。』復喝一喝，歸眾。大眾！你看廓侍者得這些巴鼻，如大將上陣，殺活自由，若非華嚴慣戰作家，幾被惑亂一上。然則檢點將來，華嚴龍頭蛇尾，守廓平地喫交。爭似山僧於此住持三載，門風冷淡，佛法全無，忽然遇著純宇、仰虹二居士，為道殷勤，不惜身命，拖泥帶水，化米齋僧，今日復領眾設齋，請山僧上堂。然則居士出禮三拜，山僧合掌道個難消，居士便搖首云：『是甚麼語話？』且道與古人激揚是同是別？」喝一喝，云：「放鶴洲前千古事，普明橋畔有知音。」下座。

解制，上堂。問：「把住牢關，不通凡聖，今日放行一句又作麼生？」師云：「春來草自青。」進云：「古人道：『有佛處不得住。』又且如何？」師云：「不妨留上座在這裡。」進云：「畢竟向甚麼處行履？」師云：「禪堂內橫眠豎坐。」進云：「謝師答話。」師云：「照顧眉毛。」乃云：「已過九十日，隨往無礙，東

弗于逮、南贍部州、西瞿耶尼、北鬱單越，拄杖子上透乾坤、下透黃泉，賓頭盧尊者打失鼻孔、閻羅大王突出眼睛。雖然如是，或有人問：『從何處結冬？』那時道在普明也得、道不在普明也得。在不在且置，只如古人道：『佛法無多子，久長難得人，銅頭鐵額漢，扶起古叢林，識得諸方無二道，缽盂依舊挂三春。』」顧左右，云：「會麼？且住住好。」卓拄杖，下座。

萬佛期，上堂。云：「一毫端具無邊剎海，一句子含無量玅義，一切處坐大道場，一切時作大佛事，破微塵出大千經卷，拈片香轉最上法輪，會真俗為一家，融根塵為三昧。到者裡，無佛可求、無魔可破，無生可貪、無死可怖，無福可祈、無罪可露，無恩可報、無迷可度，冤親平等，彼此無差，此生他生，一時事畢。其或未然，白日莫閑過，青春不再來，投誠歸萬德，究取自心開。」

圓萬佛期，上堂。問：「萬佛雲臻，千祥駢集，格外一句，請師舉揚。」師云：「寺前橋下東流水。」進云：「恁麼則一人有德，萬信歸宗。」師云：「那裡得者消息？」僧禮拜，師便喝。問：「鐘鼓交加，燈燭輝煌，會得個事，全露法王。全露法王即不問，玄音唱罷時如何？」師云：「庭前柏子仍依舊。」進云：「末後一句又作麼生？」師便打，乃云：「毘盧正印逼塞虛空，大智玄文十方充滿，梵演非聲而聲聲普應，天花非色而色色全彰，處太虛而非寬，置毫末而非隘，在聖不增、處凡不減，僧也如是、俗也如是、男也如是、女也如是，如天普覆、如地普擎、如日普照、如風普吹，塵塵爾、剎剎爾、念念爾，亙古今而不變不壞，如來以此而出現於世、轉大法輪，祖師以此而直指單傳、建宗立旨，君王以此而尊臨萬民、端拱無為，宰官以此而忠孝節義、輔弼天下，庶人以此而治生產業、尊卑有序，山僧以此而開方便門、化導群品，諸人以此而崇修善事、脫離苦輪，一稱一禮，種智現前，供佛供僧，福緣充滿，是以懺罪罪滅、祈福福臻，自慶追先，存亡並利，禳災了願，終始俱祥。今則功圓果滿，就路還家一句作麼生道？」卓拄杖，云：「桑麻百里晴煙煖，桃李千家化日長。」下座。

師到當湖，蓮溪新元法侄請上堂。德藏古笠和尚白椎。問：「法振鴛湖，化行鵡水，人天交接，合談何事？」師云：「昨日晴，今日雨。」進云：「拂子點開千聖眼，杖頭指出萬人心，此意如何？」師云：「那個知恩？」進云：「秖如營齋請法有何祥瑞？」師云：「胡言漢語不成章。」進云：「恁麼則春光輝大地，法雨利人天去也。」師云：「且過一邊。」乃云：「文殊、普賢、觀音、彌勒，腦後一鎚，七花八裂，堪笑碧眼老臊胡，究竟西來有何益？寥寥坐九年，覷破少林壁，壞卻東土人，依然返西國。臨濟小廝兒只具一隻眼，偶然道個無位真人在諸人面門出入，卻被象骨師喚作白拈

賊。象骨老師三登投子、九上洞山，因甚話頭也不識？屈指諸方老古錐，議論紛紛有何極？且喜蓮溪綱法侄，半生行事多朴實，一雙眼目頗分明，不落從前三五七。」卓拄杖，下座。

結制，上堂。問：「人天普集即不問，弘開爐韝是如何？」師云：「為甚人天普集不問？」僧擬議，師便打。進云：「問過了也。」師復打，云：「再喫一棒。」進云：「如何是棒頭有眼明如日？」師云：「知你是瞎底。」進云：「悟則借手行拳，迷則執燈求火，只如不著迷悟，如何行履？」師云：「者不知痛癢漢。」乃云：「十方聚會，選佛場開，祖師西意，信手拈來，是以禪林法社依規結制，煆聖煉凡。然則古佛場中堪笑重新選佛，自心境內何勞特地明心？無一人而非佛，無一佛而非心，心佛及眾生，大似乾矢橛。」拈拄杖，云：「鉗錘在握，人天窺測無門；猛燄燒空，佛祖迴避不及。盡大地是個爐韝，諸人在裡許作麼生翻身吐氣？」卓拄杖，云：「出群須是英靈漢，敵勝還他獅子兒。」下座。

冬至，上堂。問：「冰河纔發燄，葭管便飛灰，且道一陽生與第一義是同？是別？」師云：「嶺上梅花開笑眼。」進云：「一枝纔發育，萬樹盡沾恩。」師云：「碌磚瓦礫自翻身。」進云：「今日禮拜有分。」師云：「且莫草草。」僧便喝，師云：「亂喝。」僧連喝兩喝，師云：「轉見不堪。」僧拂袖歸位。問：「魯史書雲日，慈明挂榜時，一陽初發處，萬物未萌枝。如何是萬物未萌枝？」師云：「前村深雪裏，更有好商量。」進云：「與麼則滴水滴凍去也。」師云：「也須七花八裂。」進云：「如何是一陽初動處？」師云：「石頭生煖氣。」進云：「與麼則日添一線去也。」師云：「隴上暗飛香。」進云：「秖如今朝和尚陞座，昔日慈明挂榜，是同？是別？」師云：「分身兩處看。」進云：「首座云：『今晚和尚放參。』與今日學人酬唱孰優？孰劣？」師云：「問取露柱。」進云：「且喜小人道消，君子道長。」師云：「冬不寒，臘後看。」僧禮拜，云：「知恩有地。」師鳴指一下。問：「刺繡五紋添弱線，吹葭六管動飛灰，此是造化陰陽有變有遷底事。」打圓相，云：「秖如者個亙古亙今、無減無增底，未審和尚如何指示？」師云：「九曲黃河連底凍。」進云：「恁麼則長至已知處處瑞，不勞禿帚更書雲。」拂袖便行。師云：「又恁麼去也。」問：「如何是賓中賓？」師云：「又來[跳-兆+孛]跳。」「如何是賓中主？」師云：「看取手中拄杖子。」「如何是主中賓？」師云：「問阿誰？」「如何是主中主？」師云：「還見山僧麼？」乃云：「大道只在目前，十方無異路，要且目前難睹，無人識得渠。欲識大道真體，何似生不離聲色，語言沒交涉？時當歲暮，地凍天寒，魯史臺上書雲，漢女宮中測日，三家村裏王大姐說長道短，十字街

頭赤鬚胡又手當胸，怎如得林下衲僧破被蒙頭、蒲團兀坐？饑來瓦缽盂喫飯，睡來長連床打眠，管甚日添長？說甚冬來意？」遂擊如意，云：「但願來年田麥熟，村歌社舞祝豐穰。」下座。

師誕日，上堂。問：「昔日世尊初生，便云：『天上天下，惟我獨尊。』今朝和尚誕辰，未審說個甚麼？」師云：「八十公公打花鼓。」進云：「大眾分明記取。」師云：「你分上又作麼生鄣？」進云：「今日禮拜和尚。」師云：「記取分明。」問：「吹大法螺、擊大法鼓、陞大法座、闡大法義，四大即不問，今日設齋慶誕如何酬唱？」師云：「個個青山齊拜首。」進云：「柳絲如麵塔如燭，日月為盤獻法王。」師云：「條條河水繞階流。」進云：「我師法臘超從諗，柏子庭前劫外春。」師云：「許你窺探有分。」進云：「今日蓮溪來慶賀，大家齊唱太平歌。」師云：「香煙堆裡再瞻觀。」又僧出禮，欲問，師云：「已遲八刻。」僧便喝，師云：「還要亂喝。」僧又喝，師云：「不堪，不堪。」僧禮拜，乃云：「朝而出，暮而歸，鴛鴦湖畔好徘徊，放鶴洲前西祖意，普明橋上露全機，五十七年無法說，今朝特地叫希奇。且道叫個甚麼？」驀舉拂子，云：「吾有正法眼藏、涅盤妙心，不立文字，教外別傳，付囑摩訶佛殿、摩訶山門、摩訶柏樹子、摩訶乾矢橛，善自護持，毋令斷絕。驚得他泥團土塊、石頭瓦礫俱搖頭吐舌，云：『吾未嘗見如此奇特，吾未嘗聞如此奇特。』阿呵呵，好大哥，有時唱，有時歌，風流不在著衣多。」驀豎拄杖，云：「且道者個年多少？」遂卓一下，云：「打風打雨任縱橫，拄地撐天亙古今。」下座。

歲旦，上堂。問：「梅梢初破玉，柳線漸舒金，如何是斬新一句？」師云：「柏子庭前瑞氣多。」進云：「把斷鴛湖水逆流，放行苧通消息，如何是和尚為人一句？」師云：「棒頭開正眼。」問：「城上已吹新歲角，窗前猶點舊年燈，這是古人道底，即今和尚將何示人？」師云：「庭前一片雪，堂內十分寒。」僧云：「大眾諦聽。」師云：「你作麼生？」進云：「某甲耳朵不塞。」師便打，僧禮拜，乃豎拂子，云：「三陽交泰，萬物生輝，一歲當頭，千祥並集，狸奴白牯交賀新正，露柱燈籠應時納祐，事事喜，法法玅，歲朝祝聖句畢竟如何道？」擊拂子，云：「今歲自從今日始，一年又是一番新，等閒覷破東風面，只願當今萬萬春。」下座。

解制，上堂。問：「九旬禁足，把住則失色於黃金；三月功圓，放行則增輝於瓦礫。秖如收放自由底到來，和尚如何垂示？」師云：「朝打三千暮八百。」進云：「堂前鐵笛吹無盡，舉頭個個悉知音。」師云：「只恐不是玉。」進云：「繡出鴛湖無背面，閑攜煙雨缽中藏。」師云：「未必是你境界。」僧拂袖歸位。問：「不立文字義，獨露本來真時如何？」師云：「合取狗口。」乃云：「古

聖方便，猶若河沙，激揚提舉，玉轉珠迴。昔溈山問仰山云：『子一夏不見上來，在山下作何所務？』仰云：『鉏得一爿畬，種得一籮粟。』溈云：『子可謂不空過。』仰卻問溈：『和尚夏間作甚麼？』溈云：『日間一食，夜間一宿。』仰云：『和尚亦可謂不空過。』然則普明結冬一期，山僧時時落堂，大眾刻刻參究，檢點將來卻成空過，今日解制不妨說破。請問大眾：如何是空過、不空過底道理？」卓拄杖，云：「梅綻缽囊腰下重，翩翩篛笠戴雲輕。」便下座。

圓萬佛期。平湖王鳳翼、陳繩武居士請上堂。問：「道場圓滿，普利人天，未審有何奇特？」師卓拄杖，云：「向者裏薦取。」進云：「恁麼則個個光騰今古，家家慶快平安去也。」師云：「汝分上又作麼生？」進云：「某甲且止，秖如古人問：『千佛居何國土？』長沙答：『垂千古。』今日忽有人問：『萬佛即今在甚麼處？』未審和尚如何舉揚？」師云：「齋堂前，佛殿後。」進云：「恁麼則遍界盡非常草木，何山松柏不青青？」師云：「非汝境界。」進云：「大眾證明。」便禮拜。師云：「墮也，墮也。」乃云：「千年暗室，一燈能破；三乘玅法，一句該通。是以諸佛演最上乘，祖師傳心地法，淨明談不二門，山僧提末後句，猶如時雨普潤大千，草木花果悉皆充洽而得長生。然則甘草得之而甜，黃連得之而苦，梅杏得之而酸，椒桂得之而辣，非雨有分別，而彼草木種性之不同耳，學道禪流各宜會取。今日普明萬佛之期，因去年在會眾居士立三年之願，所謂實際理地不受一塵，佛事門頭不捨一法，是以冬夏安禪，春秋禮誦，遂成普明長式。今當第二期圓滿之日，蒙王、陳二居士請山僧上堂舉揚個事，且道上堂與禮懺還有差別也無？」卓拄杖，云：「識得到家無二性，何妨方便有多門？拈起一花標正眼，展開半葉頓明心。」下座。

吳雙泉居士求剃度，請上堂。云：「娑婆世界以音聲為佛事，香積世界以香飯為佛事，且道普明寺裡以何為佛事？」拈如意，云：「以如意為佛事，不落名相，得大自在。古人云：『菩提無樹，煩惱無根，父母非親，諸佛非道。』於此會得，不妨活潑潑超然三界之外，孤迥迥跳出名利之場，天子不臣，諸侯不友，如孤雲野雀，自在無，實佛祖之標持，乃道人之行履。今日雙泉居士特來設供，求山僧剃落，秉佛真規，山僧命名超曇，法號鐵樹，其奈貴親戚苦意相留，并致山僧相勸，不得遂居士之願。然則居士以不如意處不妨如意。何故？古云：『袈裟之下透出三界如恒河沙，袈裟之下失卻人身如恒河沙。』由是觀之，大道不分僧俗相，何須割髮并披緇？」下座。

萬佛懺期圓滿，請上堂。云：「塵點劫事只在目前，菩提砂場不離當處。大覺世尊起菩提樹，詣鹿野苑轉四諦法輪，惟憍陳如最初得度。達磨大師從南天國至東震旦，坐少林九年，賺神光三拜，謂其得髓。山僧蒙諸檀護命錫此山，六載以來，三起萬佛懺期，專祝皇圖鞏固，帝道遐昌，雨順風調，民安物阜。而我衲僧均樂無為之化，長沾沕穆之風，於心無事、於事無心，一種光明自然顯現，以此而證自性三昧、以此而獲本地風光、以此而開四生九有之昏衢、以此而報天地君親之厚德。」擊如意，云：「一色一香開正眼，再瞻再禮契無生。」下座。

解制，紹昇基知浴請上堂。問：「一期把定繩頭，施設不能由己，只如放行一句作麼生道？」師云：「緊峭草鞋。」進云：「恁麼則一任去也。」師云：「猛虎當路坐。」進云：「前程或有人問，如何對他？」師云：「兩眼對兩眼。」進云：「古人道：『祖師心印，狀似鐵牛之機，去即印住，住即印破。』若遇無面目漢，又作麼生印？」師打，云：「也放過不得。」紹昇居士問：「臘盡春來，梅花與柏子交新，意旨如何？」師云：「剔起眉毛仔細看。」士便喝，師云：「這一喝落在甚麼處？」進云：「這老漢還不會麼？」師便打，士便喝，師亦喝，士便禮拜，乃云：「居士新正遠入山，殷勤請法自焚檀，打開布袋無他說，只要人人透祖關。」以拄杖左卓一下，云：「文殊、普賢起佛見、法見，且向者邊立。以拄杖右卓一下，云：臨濟、德山因風生浪，且向那邊立。」復卓拄杖，云：「我此一眾，九十日內不依倚一物者不妨請出，山僧與汝柱杖子。」眾默然，師云：「有佛處不得住，無佛處急走過，三千里外即不問，未出門一句作麼生道？」喝一喝，云：「幾片白雲俱散盡，不知明月落誰家？」下座。

結制，上堂。云：「荊棘林裏安居，險惡道中選佛，刀山劍樹上經行，鑊湯爐炭裡坐臥。必須透過這四重關，山僧纔開禪堂門，與諸上座拄杖子喫。」擊拂子，下座。

臘八日，倪遠生居士請上堂。師云：「威音那畔有一句子，直至如今盡大地人無能舉得。今日還有舉得者麼？請出舉看。」僧出作禮，師云：「錯舉了也。」僧云：「和尚錯！學人錯！」師云：「錯！錯！」乃云：「未有天地日月已前，無佛名字、無眾生名字，不說聖、不說凡，不說迷、不說悟，亦無持戒、毀戒。自釋迦老子入雪山苦行、睹明星悟道之後，遂分聖、分凡，立宗、立教，有禪、有律，以後幾多老古錐承虛接響，便道：『迷之則生死始，悟之則輪迴息。』眾禪德！今日還見釋迦老子麼？」擊拂子一下，云：「出家夜半王臣泣，苦行六年魔外降，一念頓成無上覺，人間天上更無雙。」下座。

解制上堂。云：「太陽門下，日日三春；明月堂前，時時九夏。古人恁麼語話，能不慚惶？娑婆世界內，三月為春、三月為夏、三月為秋、三月為冬，寒則普天之下寒，熱則普天之下熱。太陽門下幾人能到？明月堂前若個能知？凌上座尋常不欲與諸禪德面前拋沙撒土，諸禪德亦不必敲磚打瓦，只教二六時中放得空閒閒地，便是大休歇時節。今朝打開布袋，未免東往拜年、西往賀節，前途忽遇個守破關鎮使、打口令措大、賣鹽袋老公子、使耕牛臭老婆，觸著便作屎臭氣，好拈拄杖劈脊與一頓，使他知我普明門下別有長處，豈不快哉？還會麼？龍袖拂開全體現，象王行處絕狐蹤。」下座。
結制，上堂。「釋迦世尊於摩竭陀國三七思惟，開闡利生事業；達磨祖師於少室山前九年面壁，煆煉斷臂阿師；智者大師於天台山中九十日，廣談妙法；天下善知識於所坐道場九十日，提唱宗猷；山僧於此普明寺中九十日，與諸衲子斬斷從上葛藤，點出諸人面目。與麼，與麼，白雲乍可來青嶂；不與麼，不與麼，明月難教下碧天。」擊如意，云：「千聖頂[寧*頁]時踏斷，倚天長劍逼人寒。」下座。
冬至，上堂。云：「日月行空，短長自異；陰陽合序，消長不停。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古往今來是何物？寒時太煞寒，熱時真個熱，超然寒熱是何人？夏扇冬衣赤骨力，火官頭上轉風車，金剛腦後三觔鐵。秖如古人問：『如何是冬來意？』答云：『京中出大黃。』此意如何？大家不妨下一語看。」侍者云：「九曲黃河連底凍。」一僧大笑，師搖手云：「不是，不是。」便下座。
師六十壽誕，兩序設齋，請上堂。僧問：「彩雲凝白苧，瑞氣映鴛湖，如何是普明境？」師云：「山門八字開。」進云：「有星皆拱北，無水不朝東，如何是境中人？」師云：「按劍當堂坐。」進云：「有意氣時添意氣，不風流處卻風流，如何是人中意？」師一喝，僧顧眾云：「海屋添籌，恩沾大眾去也。」師云：「放汝三十棒。」問云：「靈明廓徹無邊表，擒縱臨機獨振威，海屋芥城收不住，熾然共祝不思議。大眾願聞，請師自祝一句。」師云：「春秋不涉。」進云：「恁麼則逼塞虛空去也。」師云：「你向甚麼處著腳？」進云：「昔韓文公問大顛：『年庚多少？』顛云：『晝夜一百八。』此意如何？」師卓拄杖云：「會麼？」進云：「有問和尚又作麼生？」師打云：「還不會麼？」進云：「靉靆祥雲呈瑞彩，滿筵喜色總光輝。」師云：「大好一聯詩。」問：「天垂寶蓋，地湧金蓮，一句無私，如何舉揚？」師云：「紫氣盤空。」進云：「法王大寶自然而至，如何是法王大寶？」師云：「祥雲彌布。」問：「梅花香繞座，說法又從新，如何是諸佛出身處？」師云：「須彌日月高。」進云：「不問有語，不問無言，有句無句，如何

指示？」師放下拂子。進云：「據虎頭，收虎尾去也。」師云：「一任卜度。」乃云：「行年忽爾六十，大道不知不識，饑餐渴飲，困眠不覺，事事合拍，有時挽起眉毛，有時豎起鐵脊，有時佛祖冤家，有時聖凡不測，撞著鐵壁銀山，獨自縱橫出入，更有一種強暴，遇著棒頭血出，如斯惡辣名聲，遠近見聞不得，這般杜撰阿師，又要請他說法，且道他有甚麼法？」握拄杖，云：「打開父母未生前，突出乾坤花簇簇。」

師誕日，恒宗禪人領眾設齋，請上堂。問：「共祝華封耳順年，全提正令絕廉纖，干將掃蕩群狐跡，咸賴楊岐正脈傳。四眾瞻仰，請師速道。」師云：「杲日當空。」進云：「莫是和尚極則處麼？」師云：「清風遍界。」進云：「迥超千聖乾坤廓，花甲重回歲月長。」師云：「知即得。」問：「日月為天眼、須彌作壽山即不問，普明堂上一句作麼生？」師云：「萬象森羅齊稽首。」進云：「機關藏不得，一劍定乾坤。」師云：「照顧性命。」乃云：「鼻孔撩天，觸破威音那畔；眼睛突出，掀翻無位真人。是以任運騰騰，七花八裂；威儀濟濟，百匝千重。所以云：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君王得一天下太平，天下老和尚得一拔楔抽釘，山僧得一以事事現成。既現成矣，是法住法位，我為法王，於法自在，何用六十耳順、七十從心而後為得哉？今日恒宗上座領眾設齋，與山僧慶祝又作麼生？」卓拄杖，云：「大道誰分短與長？當頭坐斷絕爾量，須彌聳出虛空翠，一著無私兩鬢霜。」便下座。

佛誕日，當湖尼越塵上座請上堂。紹昇知浴問：「降誕王宮即不問，時新一句是如何？」師云：「為甚降誕不問？」進云：「不必更重宣。」師便打，士便喝，師云：「亂喝。」進云：「且莫壓良為賤。」師云：「敗缺不少。」進云：「滿架薔薇一院香。」師云：「干你甚事？」進云：「瞞某甲不得。」師云：「老面皮。」進云：「鄉村四月閑人少，惟我一個是閑人。」師云：「速退，速退。」乃舉：「世尊初生，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周行七步，目顧四方，云：『天上天下，惟我獨尊。』據山僧觀之，太平無象，麒麟出而芝草生，則有其象焉；至治無為，教化設而號令施，則禍亂作焉。雲門云：『我當時若見，一棒打殺與狗子喫。』果然。法眼云：『雲門氣勢甚大，要且無佛法道理。』識甚好惡？雲峰云：『雲門雖有定亂之謀，且無出身之路。』雪上加霜。琅琊云：『雲門可謂將此身心奉塵剎，是則名為報佛恩。』略較些子。」以拂子畫一畫，云：「昨夜清風生八極，今朝流水漲南湖，瞿曇面目能多少？惹得兒孫檢點多。」顧越塵上座，云：「你為何如？試道道看。」座便出，師便下座。

小參

僧問：「七縱八橫、千變萬化底人，為甚正合喫棒？」師云：「汝非其人。」僧以腳打圓相，師云：「是甚麼？」進云：「正要和尚疑著。」師云：「好大燒餅。」進云：「難咬嚼在。」師便打，乃豎拂云：「結制今朝七日，相對眼橫鼻直，西單捏緊拳頭，東單豎起鐵脊，縱使鐵壁銀山，也要單刀直入。若問如何若何，便乃證龜作鱉。山僧今日忍俊不禁，略為諸公露個消息。是甚麼消息？必須絕後再蘇，始乃欺君不得。」卓拄杖，下座。

對靈小參。云：「細雨飄空，打濕威音鼻孔；秋風括地，吹開佛祖面門。本無生死之蹤，寧有去來之相？」豎拂子，云：「敬泉居士還會麼？你看六十五年前是甚麼？六十五年後又是甚麼？正當六十五年，懸崖撒手，撩起便行，更且道是甚麼？今日山僧與你點出末後一句，使得自在去也。」喝一喝，云：「桂子飄香劫外秋，死生路上好風流，從前窠臼掀翻去，脫略陰陽第二籌。」下座。

仝門轢[車*度]居士木主入山，請小參。云：「一坐十小劫，靜然安不動，玅用等河沙，隨緣獨鼓弄。濟上好宗風，惟兄當大用，[車*度]轢鑽頭尖，普明得擁重。今日蒙眾檀護送木主進山供養，且為老法兄安位一句作麼生道？」拈拄杖打圓相，云：「吽！吽！」

為辰臣嚴護法對靈小參。師舉拂子云：「相逢已半秋，兩心水乳合，何意忽分離？令人嘆長別。悲翁非真齡，悼翁是人傑，燈傳夜壑寒，露冷霜臺嚙。聽徹曉風鐘，死生是何物？即此正當陽，清風共明月。世諦最堪傷，蒼生梁棟折，吾雖林下人，愀然長叫屈。雖然……」擊拂三下云：「芙蓉江上拂秋風，日轉東山月西落。」下座。

解制，小參。師豎拂子，云：「一年一度結。」放下拂子，云：「一年一度解，結解甚分明。」以拂子打圓相，云：「那事如何委？所以於九十日內把定牢關，風吹不入，雨打不濕，猶如癩馬繫枯樁；九十日外解開布袋，橫擔拄杖，倒著草鞋，好似快鷂沖霄漢。且道：結底畢竟結個甚麼？解底畢竟解個甚麼？更有不結不解一句。若還道得諦當，山僧今日兩手分付。眾上座各道道看。」眾不出，卓拄杖，云：「還須看取腳下始得。」便下座。

除夕，小參。師以如意畫一畫，云：「三百六十日星馳電捲，到者裡卻被山僧如意子畫斷了也。餘有今夜在，贏得與諸公敘話。人天本豎，畜生本橫，火不待日而熱，水不待月而涼。南泉十八上便解作活計，趙州十八上便解破家宅，雪峰住持事繁，普明清寒徹骨。自從掛錫七年來，梅花苦茗無消息，燈籠露柱兩交參，無位真人眼

突出。且畢竟作麼生與諸公話除夕？」擊如意一下，云：「小盡二十九，大盡三十日，爆竹通宵響振空，家家松火連天碧。雖然，父子同情，到者裡各自努力。」便下座。

機緣

師問維那：「不與萬法為侶者是甚麼人？」那一喝，師云：「有人喝過了也。」那拂袖便行，師追打。
師問知藏：「舉一不得舉二，放過一著，落在第二，意旨如何？」藏云：「不得錯舉。」師云：「如何是不錯舉底？」藏云：「剎竿頭上仰蓮心。」師云：「本分事如何？」藏云：「如無手人行拳。」師云：「還有麼？」藏禮拜，師打云：「須喫棒始得。」
師問知藏：「如何是正法眼藏？」藏云：「照破面門。」師云：「為甚古人道破砂盆鄴？」進云：「七零八落。」師云：「還有向上事也無？」進云：「無。」師打云：「莫道無字好。」
師問僧：「那裡來？」僧云：「天竺過來。」師云：「聞觀音殿回祿了麼？」僧云：「燒過了。」師云：「觀音大士不妨麼？」僧無語。師云：「燎卻眉毛也不知。」
師問病僧：「你昨日發寒發熱？」僧便喝，師云：「又發寒熱也。」僧又喝，師連棒打出。
師問僧：「甚麼處來？」僧云：「福嚴度夏。」師云：「其中事作麼生？」僧云：「福嚴太熱，此地清涼。」師云：古人道：「寒則普天普地寒，熱則普天普地熱。為甚麼福嚴熱者裡涼？」僧擬議，師直打出。
師問僧：「那裡來？」僧云：「天目。」師云：「將甚麼去供養高峰祖師？」僧聳肩云：「者個。」師云：「山僧不識者個。」僧無語。師云：「卻是上座不識者個。」
僧辭師出山，師伸手云：「拿飯錢來。」僧便出，師隨後一拳云：「打這飯袋子。」
師與客喫茶次，師云：「再請一杯。」客云：「不喫了。」師云：「為甚不喫？」客云：「昨日喫多了，今日肚痛。」師云：「是誰之過？」客無語，師云：「口是禍門。」
師同居士隨喜，士讓師前行，師云：「必須賓主分明。」士云：「如何是賓中主？」師云：「居士上前去。」「如何是主中賓？」師云：「山僧在後來。」士云：「還有向上事也無？」師便掌。

贊

釋迦佛讚

一出頭來，天大地大。說法談經，三百餘會。末後拈花，捏神捏怪。好個迦葉，當陽捉敗。阿誰今日又描他，賺得兒孫常禮拜。

彌勒贊

終日波波，拖個布袋。十字街頭，是神是怪。名利渾身，卻也自在。族姓往來，行頹口快。呵呵，他日龍華會上，怎麼教人天禮拜。

彌陀贊

稽首無量光，誓願四十八。接引上蓮臺，者個是你錯。眾生本成佛，何事太落索。喧動多人到那邊，待我東土何其薄。設或眉間再放光，輪轉拂子打一百。

文殊贊

曾為七佛師，今作瞿曇弟。打鼓弄琵琶，騎獅任遊戲。現身五臺山，太煞沒本據。稽首大智若虛空，者個文殊不是你。

普賢贊

普賢普賢，大用現前。身騎白象，行願無邊。運水搬柴覿面機，塵塵剎剎總歸禪。

福嚴老人贊

捉著冤家不肯休，全機逼拶汗通流，面皮翻轉如生鐵，白棒揎來似石頭。徹底為人無半字，頂門著眼照千秋，兒孫滿地何如也？不落傳燈第二籌。

自題

透徹當年濟北宗，一腳踢倒鵬搏峰，開口便吞四大海，攢眉綰結太虛空。大用當機無一物，出頭天外主人公，堪笑這無面目漢是阿誰，卻住曹溪正脈中。

自贊

這位阿師，心粗氣傲。三千威儀，全不知道。正法眼藏，一總不曉。若人問著，粗拳劈腦。天目首座欲親依，堪笑自起還自倒。久坐凌霄峰，乍來鴛水畔，痴痴等個人，誰知空打筭。海鹽塘上往來多，鼻孔撩天沒個半，這點虛靈亙古今，萬別千差成一貫。一雙窮相手，弄土復弄墨，不是等閑人，生平不拈出。吾家維那石堂子，點火焚香有甚益？咄咄！

堪笑這老漢，太煞無慚愧。拈起拄杖頭，虛空百雜碎。天童忤逆孫，造下彌天罪。佛祖死冤家，終始做頭對。八月金風香桂飄，敢問諸人會不會。

這個老禿奴，說一又不一，有時六合彌，有時藏於密。有時殺人刀，有時活人戟，奮喝碎須彌，驚電如不及。盡大地是關，天放供養畢，分明山中漢，又道白拈賊。石關本無縫，何處通消息，叉手向虛空，青山炳白日。

拈

世尊初生，一手指天，一手指地，云：「天上天下，唯我獨尊。」雲門云：「吾當時若見，一棒打殺與狗子喫。」

拈云：「奇特太煞奇特，俊悄果然俊悄，於千百年後下者一棒，卻是打活世尊。」驀豎拂子云：「世尊來也。」

世尊陞座，文殊白椎云：「諦觀法王法，法王法如是。」世尊便下座。

拈云：「世尊平地起堆，文殊就地劀削，雖然起捺相違，不失父慈子孝。且道世尊陞座、文殊白椎，還有人會得也未？」

世尊於靈山會上，拈一枝花，顧視大眾，惟迦葉尊者破顏微笑。世尊云：「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付與摩訶迦葉。」

拈云：「世尊和盤托出，迦葉覿體承當，以致遞代相傳，眉橫鼻直。雖然如是，大似好肉剜瘡，一場特地。山僧當時若見，振威一喝，使這兩個老漢一場懊懶。」

夾山二十年，不曾舉著宗門中事。

拈云：「夾山用本分機，這僧行格外句，至明日掘坑請埋，這僧束裝前去，虎頭蛇尾一場敗缺。若山僧作這僧，待夾山云：『請打殺埋向坑裏。』便推向坑裏，云：『活埋底好。』看他如何？」

百丈被馬祖一喝，直得耳聾三日。後來黃檗聞舉便吐舌。

拈云：「馬祖一喝如撾毒鼓，聞者無有不死；百丈乃大闡提人，聞如不聞，得以不死。且道黃檗吐舌，落馬祖處？落百丈處？三個胡孫夜[竺-二+欺]錢，天明依舊尾連顛。」

黃檗與臨濟三頓痛棒。

拈云：「這條白棒揭地掀天，不惟臨濟喫三頓，大愚亦喫棒了也；不惟大愚，黃檗自己亦喫棒了也。且道自己如何喫得？呵呵！忤逆不天打。」

僧問首山：「如何是佛？」山云：「新婦騎驢阿家牽。」

拈云：「首山機通格外，語出常情，然中下之流卒難話會。或有問山僧：『如何是佛？』向他道：『三個畜生顛倒走。』」

浮杯凌行婆話。

拈云：「浮杯把定乾坤，南泉就中取事，趙州殺活臨時，至使這婆一場賣弄，千古傳名。當時若問山僧盡力道不得底句，劈脊便打；婆若擬議，即云：『蒼天中更添怨苦。』不惟奪婆子機關，更坐斷南泉、趙州一番狼籍。」

瑞巖與麼與麼云云。巖頭云：「將我一枝佛法與麼流將去。」

拈云：「那裏是瞞閣黎處？彥便出去。是受他瞞？不受他瞞？岩頭云：『將我一枝佛法與麼流將去。』大似憐兒不覺醜。」

老宿一夏不為師僧說話。

拈云：「老宿不語，其聲如雷；這僧無聞，有耳如聾。僧云：『得聞正因也得。』當面錯過。宿云：『一字也無。』不合與麼道，大似揚聲止響。鄰宿云：『鼠糞污卻。』普州人送賊。雪竇云：『誰家釜裡無一兩顆？』路見不平？若是山僧，待伊云：『得聞正因也得。』便打出去，免見許多狼籍。」良久，云：「相識滿天下，知心能幾人？」

頌

世尊拈花

靈山會上一枝花，信手拈來驗作家，百萬此時俱卻當，無端一笑事如麻。

女子出定

用盡神通不出定，輕輕彈指便出得，只因者個果即當，費卻幾年空氣力。

臨濟在黃檗喫三頓痛棒

相逢不用更嘮叨，三頓烏藤徹骨敲，脫殼靈龜潑天去，肋還三下轉風騷。

百丈耳聾三日

一喝猶如毒鼓揚，耳聾三日事非常，後來吐舌緣何事，不是愁人不斷腸。

夾山二十年不舉宗門中事

二十年來不舉宗，和盤托出太虛空，掀床大似安空柄，掘地相埋顯此風。

浮杯凌行婆話

浮杯不會老婆禪，王老機關猶未全，唯有趙州能殺活，當機贏得一粗拳。

閩王封柑橘問雪峰

一色因何名兩般，封回體露好生觀，閩王蹉過重相問，紙覆方纔見一端。

產難因緣

子母難分正苦時，瞿曇於法實無知，可憐殃窟傳言漢，撞彩人偏信得伊。

高峰枕子落地

網羅蜜布萬千重，性命將逃斷不容，冷地枕頭墮落處，翻身跳出夜摩宮。

破砂盆

迅口道個破砂盆，塞卻虛空不露痕，三世古錐錐不入，貴如糞土賤如金。

丹霞燒木佛

荒院天寒燒木佛，一堆紅焰逼繩床，渾身終夜烘烘煖，罪過還須院主當。

牧牛圖頌

未牧

兩角崢崢氣性哮，四蹄奔走不知遙，牧童猛力相追去，猶恐前途踏著苗。

初調

鼻頭捏住把繩穿，不肯回來著實鞭，今日斷然難放手，生平力氣盡加牽。

受制

頭漸低兮足漸隨，方纔爾我兩亡馳，腳根穩穩相牽去，帶月披雲不敢疲。

迴首

暫把繩頭繫樹頭，相看不覺去剛柔，半身黑白何如也，行步猶能轉顧留。

馴伏

爛索收來在手邊，尾巴放下不勞牽，山童日暮先歸去，遠遠相隨亦自前。

無礙

了無榮辱意恬如，牛自眠兮人不拘，一曲放開山色外，隨時水草飽還餘。

任運

咄咄山童瞌睡中，牛兒馴遶草蒙茸，忽然醒得雲霞暮，徹骨清涼向晚風。

相忘

人牛各自在山中，彼此形骸心自同，多少白雲多少月，相看兩眼對西東。

獨炤

山自無心月自閒，何人拍手在雲間，獨歌獨步誰堪伴，不覺牛兒已過關。

雙泯

忽然無跡又無蹤，只有團圞一個空，識得中間還有主，大千沙界總叢叢。

偈

示雲行二首

眼裡無筋一世貧，奔南走北轉勞辛，若知此道無殊別，何必他山覓遠人。
三迴九轉煉成丹，腳底山河路百千，直得紅爐飛片雪，十年心事總蕭然。

與天目首座

頂門具隻摩醯眼，鑑破拈花佛祖風，杖拂原流親付汝，立持濟道去流通。

示法融書記募飯

佛祖皆從行門出，化飯供僧事最高，法法頭頭能活潑，要知隨處露風騷。

示徒道模

參禪如行路，急忙趕向前，繫得草鞋繩，前人過嶺去。

與元樸維那

看破拈花最上機，隨宜說法不思議，龜毛一柄親分付，濟北宗風任汝為。

與天放書記

掀翻佛祖關，手段真奇特，若有法可傳，紅爐飛片雪。吾家書記天放子，室中領略曾親切，一柄龜毛拈付汝，直下承當無別說。

與千靈堂主

祖禰擔不了，須得後人肩。兩臂從來曲向前，人大鼻孔大頭穿。一把龜毛一卷煙，分付當人是的傳。

與古融維那

無法可傳，無道可說，珍重行持，天童正脈。鴛湖斗水冷且清，漏網金鱗好活潑，布雨興雲等個時，攪動乾坤不在舌。

與石堂書記

昔年曾到語溪遊，冷眼相看暗點頭，今日重來鴛水畔，低頭九拜轉風流。

與月映西堂

三登九上已多年，佛祖機關盡打穿，一把龜毛今付汝，從教鼻孔去撩天。

與香嚴西堂

一拂珍藏二十年，今朝拈出快人天，祖翁鼻孔時穿卻，雙徑鴛湖一脈傳。

與紹昇知浴

從今不必更商量，鼻直眉橫絕覆藏，好把一枝無孔笛，玄音隨地發清光。

與尼越塵

打破虛空方穩坐，聽他石女唱巴歌，超塵越格無過此，好自埋頭理錦梭。

示超珍居士

頂門珍寶自家藏，不遇知音莫舉揚，信手撥開關捩子，隨時通透這風光。

示文之居士

乾坤一首大文章，艸木山河字句長，透得其間端的意，薰風吹動筆頭香。

示隱凡監院

輔弼高賢豈遠求，通身經濟見風流，紀綱佛祖權衡處，莫落楊岐第二籌。

示公樸居士

丈夫別有千秋業，此個根基不等閒，鐵壁銀山挨得入，從教踏破萬重關。

四威儀

山中行，高低石不平。絆芒鞋，殊覺腳頭輕。乘興峰前趁麋鹿，不知過卻幾多程。

山中住，冷煖隨時過。愛清風，明月常盈戶。葉落花開歲月忘，折鐺破甕超今古。
山中坐，擦破臀間褲。愛跏趺，沒膝青苔護。瓦礫泥團出定來，叫他佛也不肯做。
山中臥，鼻息如雷太。到天明，紅日床頭露。一盆清水洗面皮，摸著眼睛卻三個。

山居十首

山居沒個人，松竹最相親，活菜思量喫，攜籃去採蘋。
一飽不餘思，獨行還獨坐，懶得再煎茶，夜來空腹臥。
去事不必思，來事不必算，眼底又如何，獨自閑支管。
修行不得力，住山無米喫，到老還造業，問著便一摑。
氣小量復小，世事全不曉，一個舌頭尖，與人打之遶。
一雙窮相手，弄鋤又弄筆，不是等閒人，生平不拈出。
清晨喜看松，到晚喜看竹，萬事不如人，獨高兩隻目。
要武卻會文，要文卻又武，不合世閒情，終年獨自苦。
一片老面皮，半邊沒鼻孔，日日對青山，不管閑骨董。
青山個個笑，笑我茆庵小，終年不見人，只見猿和鳥。

住山歌

君不見古人說道住山良，仙風道骨多詩腸，耳不聞貪嗔癡財色忙，眼常見松竹梅霜雪揚，草鞋一雙腳跟老，烏藤七尺腰肢強，侵早起穿件百衲千結破衣裳，推開窗聽得前山黃鳥叫陰涼，流來清泉與石髓，煎作清涼肺腑好茶湯，只樂得沒有里胥債主催錢糧，又沒有賓客檀施要支當，單單鋪得一張折腳床，松風明月細商量，乘興吟出一句兩句放毫光，粘得稿子滿茆堂，不知來得幾個採樵子，大家嘻嘻呵呵笑一場，忽然想著幾根鮮筍喫，直到高山頂上束一筐，也不管春蘭芳秋菊黃，眼空四海任滄桑，末法世好珍藏，人情冷煖如朝霜，若落了十日五日雨，籬緊閉花徑荒，幽然獨得與高狂，豈腐經年不見嘗，只落得個野僧千般絕萬般忘，拍手呵呵上高岡，忽然一嘯聲入白雲鄉，石關道人癡興長。

詩

山居

居山何所事，志氣得清狂，水擊石痕瘦，風梳竹葉香。心閑病自減，慮靜日方長，若問禪餘外，花開書架傍。

過訪無學兄不值

風入書窗捲案章，到來獨自想清狂，可憐不似仙陀客，卻帶松聲出草堂。

宿高菴

薄暮探山色，逢君意欲傾，雲歸松葉暗，鳥語石蘿輕。水落存清響，窗虛集漏聲，竹爐香有韻，相續到天明。

還山

戴卻來時笠，笻隨山色歸，野禽啼曲徑，村犬吠斜暉。泉落危峰急，花開夾路飛，行行聊欲憩，流水候荊扉。

石根

百尺危岩似虎蹲，幾層苔瘦見蒼根，風過有意清毛孔，霜打無心露骨痕。靜夜未辭磨活水，窮年見賞立當門，我今試探中深淺，撥土還知到底存。

竹居

節高枝勁聚幽香，吹入窗來個個涼，莫道虛心常伴我，從來骨格傲秋霜。

高菴寄友

抱病空山事事真，茶煙不斷不為貧，吟聲未絕雲流出，琴韻將成鳥和頻。屋裡尖巒常遶座，門前老虎慣依人，忘身樂道多幽寂，君但能來話更親。

東坡洗硯池看殘雪

輕風吹斷凍雲香，恍接先生笑語長，能見此時山半白，追思當日雪深堂。聚寒益淡籬邊石，餘墨仍涵水面光，欲洗案頭鴝鴝眼，至今還想到池塘。

夏日山居

采芹兀自澗東西，筐欲盈時蟬正啼，歸到茆菴無個事，枕書眠到日頭低。

改路

欹側多時厭，方今治始平，腳頭殊覺穩，眼底倍分明。讓樹因多曲，依花更轉清，客來屢回顧，凝立聽松聲。

天目道中

崎嶇百里向天涯，野趣幽然興不賒，冷氣淡浮新竹葉，寒聲高接活煙霞。細流轉處重尋徑，竹杖停時欲問茶，莫道前途艱且遠，行行復渡淺溪沙。

秋前一日集湖舫喜三宜禪師與席得齊字

涼風初起斷橋西，吹出秋來尚未齊，欲送殘炎歸樹杪，好招同調賦詩題。煙浮一艇雲期集，鷗舞多聲鳥共啼，有客喜從江上至，眉稜峰影並高低。

宿眉公頑仙廬

山色籠青靄，流陰濕到門，落花疑絳雪，歸鳥定黃昏。樓逼四圍水，竹隨幾萬孫，虛堂安石榻，直接淨名源。

乞食

沿流溪上總桃花，十里行持不覺賒，山色外頭無世法，犬聲裡面有人家。禪窮一缽清高事，食聚千家本分誇，從古傳今真妙訣，好教拈出遍天涯。

走馬燈

炎炎虛氣鬧籃中，賺得英雄走不窮，玉燭搏風征夜永，金戈卻月戰虛空。龍城鐵馬何難渡，鳳闕雕弓自擬通，冷地烽煙中路息，將軍誰肯與論功。

憶鶴

一從舞罷竟無尋，每日臨風想到今，悅覺長鳴松際遠，沉吟高舉石邊深。翻嫌花下苔痕減，宛擬池前月影臨，蓬島幽閑應未去，撫琴遐寄操玄音。

無錢買書讀

囊橐傾如洗，耽書意若何，慕名期策勵，對面復蹉跎。破笠不堪易，單瓢徒見呵，南鄰貴公子，不讀卻能多。

映山紅

枝枝葉葉笑春風，染得青山八面紅，彼或自知身似杏，我終不擬嶺頭松。繁華能啟峰巒色，艷麗偏增巖壑工，絳雪潑隨風雨後，青山依舊白雲中。

殘雪

金丸爍破樹頭封，寒鎖深林猶未通，鶴跡漸除容竹徑，小窗時聽落長松。

過文表關主

過幾峰頭轉幾坡，青松密密梵聲多，扣關握手談秋月，隔戶論心對碧蘿。香氣玉爐通古道，茶煙石鼎泛雄波，知君踏斷芒鞋鼻，試問關中事若何？

秋夜

新涼益我寐，不覺半床秋，月自同花過，鐘惟並水流。山空雲未醒，天寂鬼多愁，忽聽狂猿嘯，幽然長倚樓。

賦得一雨洗天殘暑退

雨後峰巒點點青，火雲拍散覓無形，桐飛一葉乾坤淡，瀑響千山草木醒。松際石床涼似水，岩前螢火燦於星，晚來獨向階前坐，古澗寒泉冷自聽。

立秋喜晴

晴雲出松際，梧葉落秋關，蛩泣空庭草，蟬鳴隔澗山。半年今日始，旬雨此時刪，天霽同人霽，幽花處處閒。

過岸梅兄樓頭

已得樓頭趣，幽談最是茶，檢書清睡眼，覓句伴名花。梧落鐘初到，猿啼月正斜，山眉橫兩岸，日久綴煙霞。

夜坐同古笠兄追懷雪大師

相對無言坐北堂，寒螿唧唧冷侵床，半瓢月色和雲煮，百尺松陰入座長。雅德有琴追古調，傳燈無後繼文章，東坡池已空多載，猶見遺風處處香。

紫崖兄監徑山院事賦贈

五峰高插漢，應讖不無人，聲譽超山谷，文章共主賓。天童公案整，興聖令行新，扶起唐朝寺，龍宮劫外春。

過大育兄乞臘梅

開得庭前破凍枝，幽然啟我隔林思，分來清入半瓶月，插得香浮滿硯池。自許芬芳殘歲後，人嫌矜傲出頭遲，孤高自古希同調，相對寒燈話臘時。

接得魯居士書

一別福嚴渡，凌霄臥九旬，已成疏淡意，竟作住山人。草木欣同調，詩文越世塵，忽來秋半語，令我倍精神。

省母

十年乞法始旋歸，拜膝追情淚濕衣，一點孝思浮世外，多生恩愛總忘機。報親最是離塵垢，憶子何如脫是非，窮苦到家翻作客，願言去後莫依依。

本師主徑山賦呈

八十七燈燄，古今相續明，唐朝松檜老，宋世閣堂。復值師絃振，重教山鯉生，末流知有托，鞭策願無輕。

坐望江亭

含暉亭似海蜃樓，坐看乾坤日夜浮，潮勢遠空通兩耳，山光開合豁雙眸。天邊野鶴來千里，越國峰巒接眾幽，歷歷分明藏不得，指揮如意有來由。

夏臥山樓

萬籟隨明息，山床先得秋，兩鞋存舊冷，一枕卻新愁。月到方吹火，風來莫閉樓，夜深眠最省，得句每吟留。

同聲海步月

山高天覺近，乘月玩清光，竹密秋爭淡，松孤影共蒼。鐘聲同露冷，花氣入雲香，長嘯猿能和，更深意未央。

行實

癸丑冬，師圓花甲，門下弟子咸集，祝慶既畢，首座超鑑、西堂芳桂等率眾請師行實，師云：「我生無行，又何有實？」請之再三，師云：「定要出醜作麼？」鑑等拜云：「為弟子者不知師之行由，何可哉？」師云：「余乃嘉興秀水人，新城顧族。母鄒氏，素奉三寶，生三子，余處其中。自幼好習詩書，家貧難遂其志，每見僧過輒喜。父母知余夙緣，送徑山松源菴出家。年十九，以松源禪師法自任，遂往真寂求聞谷大師披剃受具。臨行，乞開示聞教，看《華嚴疏鈔》，即入山至高菴，閉門不出，夜禮觀音名號，日則披閱疏文。三載畢，入諸講肆，於中峰汰、曲水古、蓮居新三師處往還辨難，議論超拔，三師俱命高座代演，諸方以角虎稱余。然不敢自負，私謂：『出家須明心見性，了脫生死為事，談玄說玅，未必便

當。』時崇禎丁丑歲荒，諸方撤講，遂歸徑山，於東坡池見雪大師，求出生死法，雪云：『誰教你在生死裡要去出他？』余不覺汗流，禮拜而退。後命作落葉詩三十詠，內有『撲落一聲黃滿澗，夜深疑殺一潭冰』之句，雪見拍案大喜曰：『這後生已得詩三昧，汝等勿以詩眼觀之。』遂捉筆將此二句連書數十幅。新正，同雪赴齋，聯句云：『新歲雪多不見雨。』余應聲云：『雨傘安閒木屐苦。』雪躍然。如是者數十次，往來池上，問道吟詩十有餘年，末後一句叮嚀不倦。後參雪關禪師於虎跑，再參永覺禪師於真寂，機緣不契。後值覺浪和尚主徑山，新正上堂，余出問云：『八十七燈無盡火，百千萬法只傳心，喚甚麼作心？』浪云：『腳跟下看。』進云：『百年三萬六千朝，反覆原來是這漢。』浪云：『這漢在那裡？』余振威一喝，浪云：『喫棒有分在。』余拂袖便出，然終不自肯。一夜，獨坐琉璃下，忽有僧出小圊，聞開門聲，不覺解豁重圍，疑團頓釋，內不見身心，外不見器界，遂成偈云：『團圞無縫罅，綿密不通風，撥轉虛空骨，翻身剎土中。』歲，本師和尚住持徑山，值上堂，余出問：『五臺山上雲蒸飯，意旨如何？』師云：『白日起清風。』進云：『今日凌霄峰頂又作麼生？』師云：『試登登看。』進云：『高高山頂立，深深海底行。』師云：『你自受用底麼？』余便喝。師云：『那裡來者消息？』余連喝兩喝而出。師住山四載，余之問道機緣，詳載徑山錄中。師因刻《嚴統》，萋菲出山，復參本師於虞山，又參師於吳門。往龍池見萬如和尚，入門便問：『覿面相逢是如何？』萬云：『我知你從徑山來。』余云：『凌霄峰與上龍池比肩。』萬拈棒，余便喝；萬作打勢，余又喝。萬云：『且喫茶去。』余連喝兩喝而出。嗣遊洞庭、圓墓、靈巖諸山，復歸雙徑，杜門三載，與二三子講易吟詩，悠然自樂。至丁酉春，受桐溪之請，於鳳鳴寺講《法華》九十日，聽眾八百餘人。期畢，復還徑山。適撫臺陳公復請本師還徑山，余同闔山耆宿往福嚴啟請，本師問云：『我在山中不見你說經，你為何便能開講？』余云：『老將不談兵。』師云：『你便自負那？』余云：『不敢。』坐次，師云：『《法華經》中「是法住法位，世間相常住」，者兩個法字你作麼看？』余云：『波即是水。』師云：『又是兩個。』余云：『一有多種，二無兩般。』明日茶次，又問：『如何是全機？』余豎一指。『如何是全用？』余展兩手。師云：『除卻者個再道看。』余即禮拜，師拈荔枝二枚遞過，云：『且道是賞你？罰你？』余云：『一口吞卻。』師云：『吞得下，吐得出始得。』余云：『粉碎了也。』師云：『果然吐不出。』余便喝，因留住，命典記室。不旬日，徑山眾護法請師還山，師不許，山中大眾哀懇不已，因出規約，命余為西堂領執事，先權主徑山，付余

法偈云：『煩充第二座，說法利人天，直指西來意，楊岐正脈傳。』明春，師因福嚴未了，護法固留，余謝職，隱於關門石五年。餘杭縣尊楊公請住蟠龍寺開法，寺乃高峰妙祖道場，因久荒廢，盡力主持，乃得興復，而有[車*度]欒道人普明之請，中興古剎，心力迨盡，所謂轉見不堪矣。自念行淺智疏，徒自勞苦，消歸自己而已，汝等當極力操持，不可似余疏散而狼藉若是也。勉之！勉之！」眾禮拜而退。

小佛事

開鐘板。師云：「選佛場開，人天號令，破疑啟悟，定有靶柄，萬別千差，一鎚打正。」遂擊鐘板，云：「石頭瓦礫盡知音，內外乾坤俱平定。」

為明山禪人火。師舉火炬云：「青山常舉足，白日不挑燈，驀唱還鄉曲，虛空側耳聽。」遂高聲呼明山禪人云：「綰起兩行眉，看取腳下路，一句無生曲，大家齊唱和，打破太虛空，笑倒破灶墮。且道無位真人只今在甚麼處？」振威一喝，便擲下火炬。

為路氏孺人火。師拈火炬打圓相，云：「會麼？說水何曾濕？道火何曾燒？今朝親舉起，決定不相饒。孺人！孺人！你五十年來持誦底、禮拜底、齋僧造像底，到今日還受用也無？若受用得，許汝少分相應；其或未然，山僧倩火把，予為汝親切道破。」擲火炬，云：「灼破浮塵全體露，真人隨處自逍遙。」

為大年上座起龕。師以拄杖擊龕三下，云：「敲開生死關，裂破塵勞網，大道坦然平，一任人來往。轉身句子莫遲疑，鐵馬嘶風聲正朗。」

為[車*度]欒居士封龕。云：「昨夜霜風冷欲侵，飄飄黃葉亂歸根，真人忽地超無際，紫氣盤旋月滿門。恭惟[車*度]翁法兄之靈，向來凡聖不測，今朝毀譽兩亡，人天失卻正眼，緇素倒卻法樑，知音底捶胸頓足，不知音底兀坐悲傷，不是凡情聖解，實乃淚出痛腸。然則末後一句，今日法弟為兄舉揚。」便粘封皮云：「佛祖會中留不住，沒蹤跡處且安藏。」

起龕。師拈拄杖擊龕，云：「堪笑當年老鼠子，曾盜先師一粒粟，今朝撇斷草鞋繩，赤腳行來稱幽獨。」遂拽杖引出。

為清涼菴主火。師以火炬打圓相，云：「威音那畔又那畔，留卜者個舊公案，古今天下老古錐，未有一人能剖判。山僧者個火柴頭，熏卻鼻孔燒卻眼，窠臼掀翻徹底紅，今日命根真個斷。」擲下火炬，云：「燒。」

為古帆和尚封龕。云：「昔年同住五峰頭，喜忽相逢煙雨樓，聚首不多時又別，令人頓起法門愁。秋風秋雨情難禁，無語無言恨不休，落落影堂誰是主？玉關金鎖柄誰收？古兄老和尚不料落在我小弟手裡，今日為兄把斷玄關，結華蓋頂去也。」便上龕頂，云：「封。」

起龕。至大潮，師云：「要坐便坐，要行便行，去住自在，大道坦平。古兄和尚臨行一句作麼生道？」喝一喝：「洞庭水闊三千頃，一腳掀翻到底清。」

為華林居士火。師云：「華林華林，天地同生，既與天地同生，應與天地同滅，何得今日有此一番起倒？雖然，大千俱壞，者個不壞，如何是你不壞底聲？」舉起火炬，云：「性火真空，性空真火，燎卻眉毛，直下薦取。」便燒。

為圊頭火。師以炬作圓相，云：「活人燒死人，死人走活路，若識死活根，不妨顛倒做。石虎咬麒麟，金烏吞玉兔，老圊頭水裡浴，不若火裡浴。」豎火炬，云：「者點光明用得來，要知佛也不必做。」便燒。

為漚天和尚入塔。師捧靈骨，云：「法身無相，逼塞虛空；法眼圓明，輝騰今古。恭惟我法兄道骨，黃金鎖子脫略凡塵，昔年於先師會裡逸格超群，後來在揚州境內大展神通，作師子吼，頓令群鳴絕響；拈毘盧印，能使大地生春。提持臨濟宗風，布揚福嚴家醜，大用現前，當機無敵。正宜久住世間，為人解粘去縛，誰知一念不生，遽爾旋歸撒手？今火浴之後，靈骨晶瑩，光明燦爛。」托起，云：「且道供養何所？」便送塔下，云：「窣堵波中安歲月，離憂寶幢放毫光。」

普明石關禪師語錄(終)

聯絡我們

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CBETA 基金會）
CBETA Comprehensive Buddhist Electronic Text Archive Foundation

service@cbeta.org
(02)2383-2182 轉分機 12
官網 https://cbeta.org/
CBETA Online https://cbetaonline.dila.edu.tw/
立即贊助 https://cbeta.org/quick-donate/

贊助資訊

CBETA 長年來陸續將歷代重要佛典數位化為「CBETA 電子佛典集成」，不僅收錄了大量的珍貴文獻，更致力於校勘考證用字及增添新式標點，提升佛典的文獻品質及易讀性。「CBETA 電子佛典集成」是大眾廣為運用的公共資源，此成果也獲得國際學界的重視及肯定。

對於一個從事佛法志業的非營利團隊來說，能夠長期埋首理想、踏實耕耘，實屬不易。為了提供更優質的服務，CBETA 基金會擬增聘專業人力，擴大組織規模，懇請大家慷慨解囊、熱情贊助，讓未來有更多更好的電子佛典。

贊助捐款

「水滴雖微，漸盈大器，凡福充滿，從纖纖積。」
—— CBETA 2024.R2, T04, no. 210, p. 565a5-6